



彭娇妍 著

千古太后第一人，
历史上真实的芈月生平传记

大秦宣太后 芈月传



彭娇妍
著

大秦宣太后
芈月传

千古太后第一人，
历史上真实的芈月生平传记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秦宣太后：芈月传 / 彭娇妍著. —武汉 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680-1956-9

I . ①大… II . ①彭… III . ①皇太后—传记—中国—秦代 IV . ①K827=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138537号

大秦宣太后：芈月传

Daqin Xuantaihou Miyuezhuan

彭娇妍 著

策划编辑：亢博剑

责任编辑：沈剑锋

封面设计：仙 境

责任校对：刘 竣

责任监印：张贵君

出版发行：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（中国·武汉）

武昌喻家山 邮编：430074 电话：（027）81321913

印 刷：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3

字 数：175 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29.00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：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第一篇

承恩皇露 001

第1章 远嫁异邦 /002

只因仗义，命运便被人无心地改变了
长姐如母，可弟弟们太淘气，太操心
为弟求请，无辜的她，也成了别人的棋

第2章 万种风情 /012

她前面的路便如此颠簸
日子如冰窖般清冷，且机关重重
偶然的回眸，原来只因一首诗一阙词
诞下公子，芈月从此母凭子贵

第3章 代主会盟 /028

成了大王的人，她在替大王与人周旋
遭遇义渠王，纠葛仿佛是前世已注定
会盟失败了，芈月在妒忌里如履薄冰
张仪使魏，羸驷与其里应外合

第二篇

翻覆乾坤 043

第1章 入燕为质 / 044

因是妾，芈月和她的儿子便成了局外人
秦、魏、齐、楚四国交战，公子之争亦剑拔弩张
为了大秦正脉，芈月和儿子被排齐
芈月走了，去了燕国，可也带走了嬴驷的心

第2章 武王绝膑 / 059

异国他乡，芈月带着儿子在人生的熔炉里铸造
武王举鼎而亡，芈月黯淡的人生再起曙光
武王的死讯被封锁，犯忌若泛滥的洪水
惠文后母子合谋王位

第3章 季君之乱 / 073

芈月母子由燕返秦
芈月回宫，叛军也一同而至
武王出殡，嬴壮为芈月备下毒酒
王权之争在武王的陵寝前拉开序幕

第三篇

乱世枭雄 087

第1章 血溅咸阳 / 088

为防手足相残，芈月在儿子间游说
新王尚未登基，嬴雍跃跃欲试
处死百里陌，芈月立威



秦昭襄王登基，芈月成为王太后

第2章 亲郡盟楚 / 102

秦昭襄王的登基大典，义渠王不请自到
惠文后悬梁自尽
王太后芈月大肆封赏，培植亲信
芈月出使楚国，只为拉拢

第3章 计骗怀王 / 116

楚国危在旦夕，芈月坐收渔翁之利
芈月让儿子去历练，并寻机进攻楚国
秦昭襄王出征，楚国公主苦苦哀求

第四篇

主掌朝政 129

第1章 兵指垂沙 / 130

芈月的温柔乡里，义渠王不思进取
泚水受阻，为芈月义渠王甘为马前卒
义渠王探其软肋，楚营被破
孩子被抱走，芈月为之日夜悲泣

第2章 武关挟王 / 141

襄城一战，秦军士气高涨
楚怀王被迫赴秦，从此一去不归
楚怀王在美色里沉沦，楚国大乱
田文鸡鸣狗盗，楚国江山易主

第3章 三国破关 / 155

秦楚大战，王后叶阳夺路而逃
楚怀王被擒，叶阳流落荒野
秦国再受三国围攻，叶阳成了魏国的棋
叶阳死于魏军之手，秦昭襄王嬴稷奋起反抗

第五篇

独霸四海 169

第1章 伊阙崛起 / 170

白起崭露头角，秦国渐有起色
白起奋勇杀敌，魏冉向芈月献白起
秦昭襄王终报杀妻之仇，公孙喜死于秦军之手

第2章 情断甘泉 / 180

秦昭襄王欲独自高飞，芈月却痛失二子
苏秦游说田地，撤其帝号
秦昭襄王自行称帝，秦国再度沦为众矢之的
芈月和义渠王会于甘泉，义渠王死于芈月怀中

第3章 四贵归位 / 195

芈月远离朝政，客卿范雎入秦
秦昭襄王三拜高师，范雎入朝
秦王亲政，“四贵”出局
芈月远去，秦俑和故土尤在

第一篇

秦
風
賦

云梦清风华露浓，天真懵懂秀林风。
偶然来到秦王侧，写罢春秋笑靥空。

——入秦·彭娇妍

第1章 远嫁异邦

只因仗义，命运便被人无心地改变了

楚国，郢都圩日。

喧闹的街市里，摆着胭脂水粉、瓜果，以及各色杂货，小摊从街头一直摆到了街尾；铁匠铺里的“叮叮当当”打铁声、牲畜叫唤声，以及商贩与客人们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。

尤其是搭在街角的演武台，更是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原来，演武台上站着一位衣着体面的公子，而且，这公子三拳两脚便将一个身形魁梧的壮汉踢下了场。

以弱胜强，而且武功又是如此了得，在场的人无不喝彩。被打下场的壮汉虽然一脸怒容，可又不得不服，只得在人们的嘲笑声中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
楚国尚武。不论是宫廷王室，还是坊间百姓，皆以善武为荣。许多官宦人家的公子们也常常在这里小试身手，一则可以在此展示武功，二则能以善武之名，到军营中谋个职位。

比武小胜，公子甚是得意。但是，围观的人如此之多，还想表现一把的公子觉得不过瘾，又“哗啦”一下扔了一大把蚁鼻钱^①，趾高气扬

^① 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铜币。

地问：“还有谁敢上来？”

大家见身材魁梧的大汉都被他撂倒了，自然无人敢应。公子指了指挤在演武台角落里的两个少年，少年嬉笑着直摇头。公子又指指演武台正前方扛着箩筐的农夫，农夫和身后的人群顿时如潮水般往后一退。

公子见状，越发得意了，便大声道：“看来我的钱想送也送不出去了呀。”

“我敢。”话音未落，一个身着灰色衣裳的青年，不知从何处跳上了台，站到了公子的旁边。

见又上去了一个人，台下顿时一片欢呼。公子见跳上台来的人个子不高，一脸白净，且是一身布衣，便不屑地看了一眼，示意对方出招。

魏冉见公子一副不屑之状，同样也感到不快，便抬起脚一连十个闪电般的猛踢，把还来不及反应的公子踹到了台下。

台下顿时一片“嘘”声，公子因此威风扫地。他一边埋怨魏冉不按规矩出牌，一边又从台下灰溜溜地爬了上去，并朝魏冉吼道：“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钱。”魏冉戏谑道。

台下顿时一阵哄笑。

被奚落的公子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

“他叫昭雄，是上柱国昭阳大人的侄子。”人群里有人大喊着。

上柱国昭阳是楚国的高级武官，曾数次率兵亲征韩、赵、魏等国，因为御敌无数，所以连楚怀王也对他礼让三分。可魏冉却不管这些，他向来瞧不起这些所谓的官宦子弟，便不屑地答道：“哦，好个侄子大人，看来你的拳脚功夫赶不上你的脾气厉害呀。”

“我……你……”被人如此戏弄，公子气得脸都绿了。

魏冉则继续道：“我可不管你‘你你你我我我’的，我只认钱不认人。

你被我撂倒了，这钱就是我的。”说话间，他便准备去取。

不承想，不愿服输的昭雄却一脚把钱连同桌子一起都掀翻了。

“你想怎样？”魏冉大怒。

此时，昭雄目露凶光，恶狠狠地道：“想在我这里拿钱，没那么容易。”话音未落，拳头也朝魏冉送了过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魏冉一把捏住昭雄的拳头，一边反推昭雄，一边冷笑道：“这可是你先出手的，打坏了，可怨不得我！”

“打！打！打！”台下的人一听要打，越发来了精神，都跟着附和。魏冉原想拿了钱就走人，岂料，失了面子的昭雄却不依不饶，非要再比一次。魏冉见败了的昭雄如此嚣张，拳头也送了过来，也想出出这口恶气。

魏冉和姐姐芈氏不是一父所生，加之家道中落，才混迹在郢都的各个演武台，用一身蛮力陪人比武讨生活。久在演武台，魏冉从昭雄的几个招式便看出了对方的弱点。而根本不是对手的昭雄，亦被魏冉的几个巴掌扇得眼冒金星。他想反击，结果反被魏冉一记重拳，不偏不倚砸在了太阳穴上。昭雄便仰着身子，摇晃了几步，口吐鲜血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又撂倒了一个人，魏冉洋洋自得地在演武台上接受着观众的喝彩。但是，也有人发现躺在演武台上的公子昭雄一动不动。这时，有人查看了昭雄的状况，只见他七窍流血；又用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人早就断了气。

“打死人啦！”人群顿时乱作一团。

随后，一群手持铜戈的铠甲之士赶了来。

魏冉被他们带走了……



长姐如母，可弟弟们太淘气，太操心

楚王宫，莺歌燕舞，觥筹交错。

此际，端坐于王位之上的楚怀王继位不久，为了拉拢人心，他正令自己的宠妃郑袖率领一班宫娥，为在场的有功之臣表演歌舞。

伴着悠扬编钟、编磬等乐器演奏的音乐，宠妃郑袖翩翩起舞。楚怀王正看得入神，上柱国昭阳却悄悄地跪在了楚怀王面前。

昭阳声泪俱下，哭着向楚怀王说道：“大王，我的侄子昭雄被人打死啦，现在凶犯正逍遥法外，恳请大王为微臣主持公道！”

昭大将军的府上出了人命，这令楚怀王颇为惊讶。楚怀王便朝郑袖挥了挥手。于是，乐声顿止，郑袖与宫娥也一同退下了。

楚王宫的远方，蜿蜒的汉江边，一个束着头巾的女子芈氏，正在桑树林里将枝头的嫩叶儿摘下，飞快地往旁边的箩筐里装。

魏家虽然不是富商巨贾，亦非官宦人家，但子女们也是衣食无忧，皆能识文断字。可好景不长，先是母亲早早亡故，父亲魏琼又突然染疾溘然长逝，家中便只剩了个未出阁的姐姐芈氏。

长兄如父，长姐如母。父母亡故了，做姐姐的芈氏虽然还未出阁，但为了支撑起这个瞬间就垮塌了的家业，原本在城里姆处学习礼仪、执麻、治丝茧等女工的她，也不得不中止了学业，在家中仅剩的半山桑树林里劳作，用养蚕和织布来换得一家人的生活。只是，魏冉和芈戎性格顽劣，一直令芈氏头痛不已。

听闻弟弟打死了人，芈氏的眼前一黑，差点从山坡上滚下去。顾不得放下箩筐的她，便急匆匆地朝城中赶了去。

当芈氏赶到演武台时，却发现事发现场早已是空空如也。芈氏怅然地站在街头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这时，一个挎着篮子的流浪乞儿见芈氏如此慌张，才试探着走上前告诉了芈氏事情的原委，并提醒她：“刚才打死人的那小子被昭大人的人抓走了，昭大人现在正在楚怀王那里告状呢。”

于是，芈氏便径直奔向了楚王宫。

仇人相见，自是分外眼红。

当着楚怀王的面，昭阳一面指着芈氏的鼻子大骂魏冉出手狠毒，一面又一副哭丧样在乞求楚怀王：“郢都城郊魏琼之子魏冉手段卑劣，比武时不守规矩，连出阴招，将我的侄儿昭雄打死了。现在，凶犯不但逍遙法外，而且还欲嫁祸他人。请大王明察秋毫，早日将凶犯绳之以法。”

“民女冤枉！吾弟固然有罪，但却是昭大家的侄儿非要缠着我的弟弟和他决斗的。是昭大人的侄儿有错在先，如今，闹出了人命，昭大人却反咬一口。”见昭阳血口喷人，平素不善多言的芈氏，也涨红了脸焦急地反驳。

楚怀王头一次见这样清秀的女子，好色的他又有些心神荡漾了。至于芈氏和昭阳争了什么，愣在那里的楚怀王一无所知。直到楚怀王的内侍俯着身子，在他的身边耳语了半天，楚怀王方才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一边是旧臣遗孤，一边是连自己也要礼让三分的朝中重臣，如何决断，这令楚怀王为了难。当楚怀王正在考虑如何定夺的时候，内侍来报：“秦国的相国张仪求见。”

一听是秦国的张仪，楚怀王便一脸不快。



为弟求请，无辜的她，也成了别人的棋

来者并不陌生。作为周旋于秦、魏两国的外交家，楚怀王对张仪的大名早有耳闻。而且，早在公元前329年，楚威王熊商去世楚怀王熊槐继位、楚国大局未稳之时，楚国便遭到了秦国和魏国的偷袭，而不得不将陉山拱手相让于魏国，魏国则以魏国西部的土地补偿给秦国一事，张仪便是始作俑者。

如今，秦国的相国不请自到，却是因称了王的秦惠文王向列国诸侯显示秦的实力。魏国与秦国接壤，魏国又新被秦国夺去大片疆土，为了报复秦国，魏国便游说韩宣惠王、赵武灵王等于次年与韩、赵、燕、中山等五国互相承认国君改称王号，并由此结成了合纵抗秦联盟的态势。为了抵制五国联盟，秦国才不得不把目标转向了楚国，企望着能够拉拢楚国强强联手。

只是，张仪一见面便朝楚怀王来了一句“张仪此行是为秦、楚两国联姻而来。这对你们楚国可是个大好消息。”这居高临下的口气，令楚怀王着实不快。

“联姻？我看是挑衅吧！”昭阳极为不屑。

见楚怀王态度强硬，张仪的口气也软了下来，只得改口道：“大王此话差矣！敢问大王，若真是挑衅，我王何必如此隆重地派一国之相而来。若要宣战，一纸战书便罢了。”

楚怀王“哼”了一声，没有言语。

张仪则继续道：“大王恐怕不会忘记四年前的陉山一战吧？”

在众人的面前被人揭了老底，脸已羞成了酱色的楚怀王不禁怒目圆睁。

张仪则一脸不怀好意地笑道：“其实，当初我王并不愿意出兵，

怪只怪那个魏鎔的挑唆，才使咱们两国有有了那次不愉快的过往。臣今日亦是奉秦王之令诚心与贵国结盟的，其诚意天地可表。”

楚怀王若有所思，方才与芈氏争得不可开交的昭阳则不冷不热地说道：“大王，秦国与我们处处为敌，灭了不正好吗？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张仪顿时仰天长笑，“昭大将军可是别来无恙啊。咱们冤家路窄，又见面了。”对于昭阳，曾是其门客，且曾受过昭阳毒打的张仪心里依然充满了仇恨，但在表面上，他依然咬着牙，装作无事一般与之周旋。

“哦，张相国的伤可是痊愈了？”昭阳也毫不客气。

昭、张两人在唇枪舌剑，可王座上的楚怀王却并不知情。楚怀王正一脸疑惑，这时朝臣之中的一个人赫然叱道：“放肆，此乃楚国的宫殿，岂容你如此无理取闹！”

此人面容清瘦，鼻若悬胆，满是愤懑之色。

见是年纪轻轻的屈原，张仪便道：“屈侍读息怒，非是我等无理取闹。请您和大王仔细想想，当下数国哪国最强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，当然是秦国、齐国和我国最强了。”楚怀王狐疑地看着张仪答道。

“这便是了。如今，公孙衍联合魏、韩、燕、赵，以及中山等国，目的就是要灭了秦国。而秦国一亡，那余下的齐王和楚王您，不就成了他们砧板上的鱼肉？适才有人说秦国灭了好，但真的到了被灭掉的那一天，他们再倒戈伐楚，楚王您还笑得起来吗？”

张仪的话，令楚怀王立刻眉头一拧。楚怀王沉思了片刻，正要发话，屈原却抢先道：“五国确实可恶，可秦国狼子野心，与其结盟，无异于养虎为患，还请大王三思。”

楚怀王朝屈原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住口：“屈侍读所言不假，那五国确有合众弱灭一强之意。但依寡人看，那个巴掌大的中山国，还有



苟延残喘的燕国、赵国，也想趁乱坐大。削弱聚强，这着实可恨。”

见楚怀王的态度有了转变，张仪立刻道：“只要大王把您的女儿嫁给我王为妻，我王再把他的公子送到您这里来做人质，并送两个绝色美女给您享用。如此一来，楚国与秦国便成了昆弟之国，而且，大王您又有秦国的公子在手，不仅弱了齐、牵制了秦，还使国力更加强大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楚怀王原本不屑于与秦国结盟，但听说秦王要将自己的儿子送来当人质，还有两个绝色美女，便心动了。

可是，屈原却说：“楚国遭遇此大不幸，臣甚为悲痛！”

楚怀王见屈原话里有话，便疑惑地问屈原：“寡人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得了秦国的好处，何痛之有？”

屈原说：“大王切莫被张仪的调虎离山计给迷惑了，张仪此次前来就是要拆了齐、楚联盟。现在齐、楚、秦三国，不论哪两国联合起来，对另外一个国家都不利。”

屈原分析得不无道理，但楚怀王的心早就到了张仪所说的两个绝色美女那里了。只是，和亲一事，却使他犯了难。虽然两国联姻，事关大体，但要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到别的国家去，不要说刚刚为自己献舞的宠妃郑袖不舍，就连楚怀王自己也是一万个不情愿。

见楚怀王面露难色，昭阳便推了推楚怀王，朝跪在一旁的芈氏努了努嘴。

在昭阳的提示下，楚怀王又瞟了一眼芈氏。

这个女子的生父是楚威王的庶弟芈忠，算来也是楚国贵戚。只因芈忠早亡，其妻向氏才带着女儿芈氏和儿子芈戎两个孩子改嫁到了魏琼魏家。

此际的芈氏，虽是一脸怒容，但也还算标致。虽是在满朝文武的楚王宫，她却没有半点拘泥之态。就连向人求情，也是不卑不亢、落

落大方。况且，她也是楚国的贵族遗孤，还算得上“门当户对”。

“行！把她送过去。就她。”

楚怀王灵机一动，决定就这么办。

次日，楚怀王的后宫里，正在试穿从云梦泽进贡来的绣罗单衣的嫔妃郑袖，一边对着镜子整理身上的裙袂，一边替楚怀王传达旨意：

“你若是肯嫁到秦国去，代替咱楚国与大秦联姻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楚国的英雄，你和我就是亲姐妹，而你弟弟的死罪也可免了，你可愿意？”

铜镜的另一侧，被宣进了宫的芈氏一脸愁容。她额头着地地跪在郑袖的身后，听着郑袖的发落。一听要让自己嫁到秦国去，芈氏的心便一紧，但又听说，这样弟弟的性命也保下来了，才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虽然她知道，昨日昭阳在朝堂上对楚怀王的一番暗示是在公报私仇。但是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她也顾不得什么了。芈氏连忙回答：“民女愿意。”

郑袖见芈氏这么爽快地答应了，也顿时大悦。

当初，楚怀王之所以没有在朝堂上明说，是因为芈氏在怒火中烧地与昭阳据理力争。而且，楚怀王即使当着众人的面同意了昭阳的意见，旁人也会认为楚怀王在避重就轻。其实，楚怀王也久闻魏家的女儿芈氏博学多才，才智过人，将这样的女子送到别的国家去，楚怀王也有些不舍。

此外，楚怀王还担心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问她，如果被她拒绝了，会有失自己大王的颜面。所以，才用了这样一个迂回的法子。

“魏琼之女芈氏贤德过人，实为楚国之幸。我王隆恩，重视贤才，特封芈氏为楚国公主，为显尊贵，并赐名‘月’字。现公主芈月奉楚怀王之令，出使秦国，与其联姻，永结两国交好。”